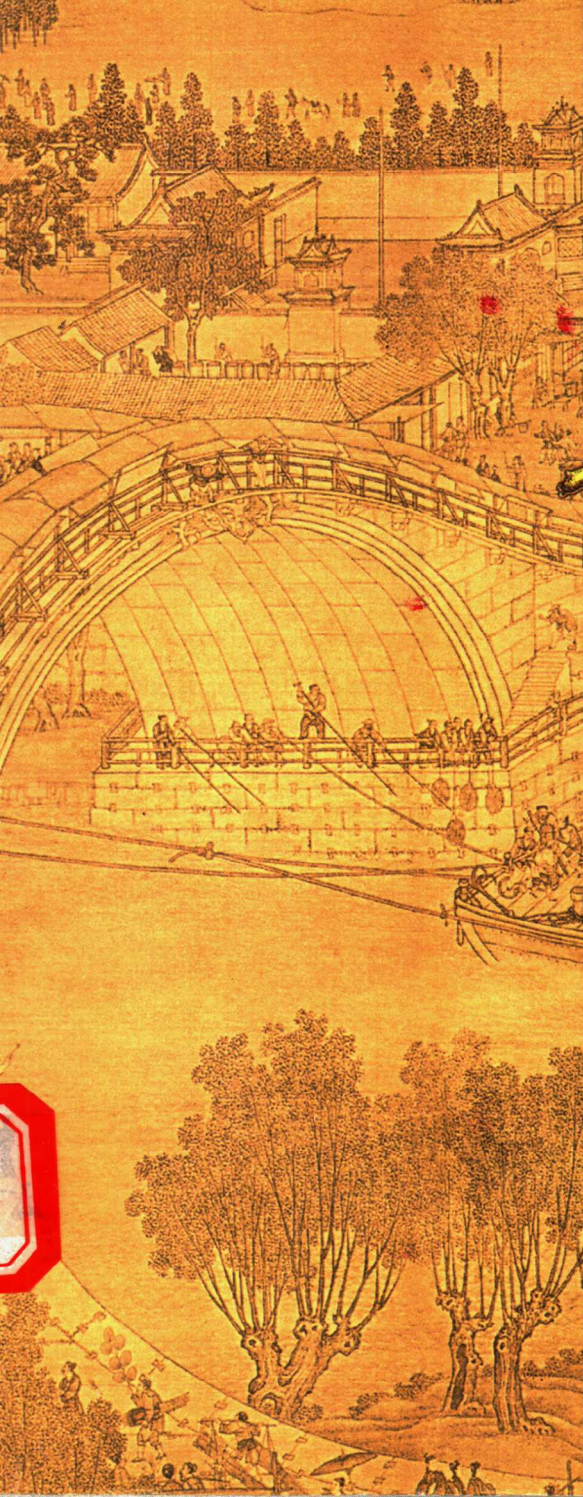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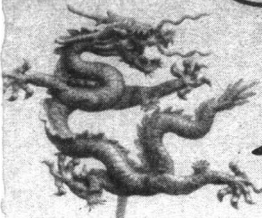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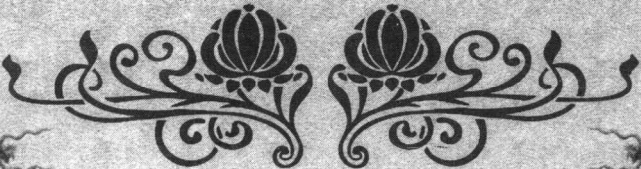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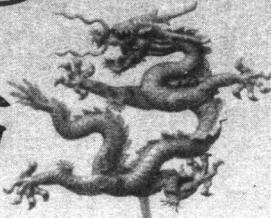




名家藏書



名家藏书



主编 郑福田 王槐茂 杨飞云

第三十二卷

《唐语林》

《唐才子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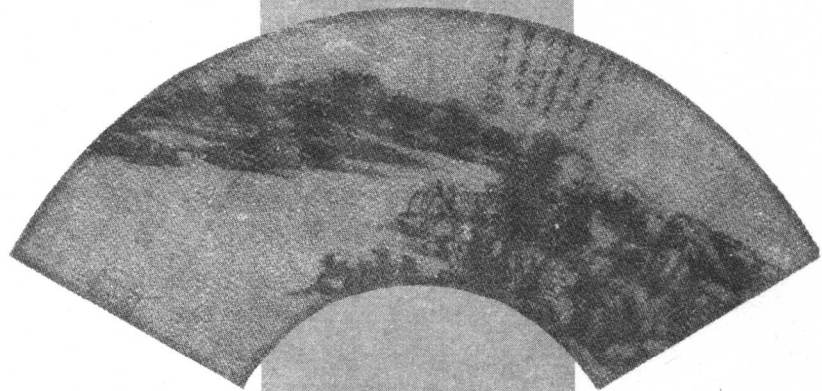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唐

语

林



宋·王
说
撰

唐语林

——叙写大人物的小情怀；唐代文人政要的风流百科；大唐气象的形象记录

语林翘楚，盛世奇书
滴水映日，自是须弥
写人千人千面，叙事笔墨澜翻
文章阳春白雪，识见绿山青山

【宋】王说撰 郑振铎推介

【版本源流】

宋王说撰。王说字正甫，长安（今陕西西安）人。

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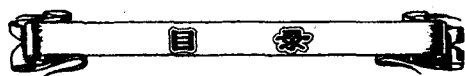
本书仿照《世说新语》体例，按内容分类记事，共分为五十二门。

书中材料采录自唐人五十家笔记小说，资料集中，内容丰富，广泛记载唐代社会生活，对研究唐代历史、政治和文学均有参考价值。作者当初所据文籍今天大多亡佚，因此经此书搜集保存下来的资料均为后世所珍视。本书原书在明初散佚。后来有人根据《永乐大典》所载，加以装订增补辑出。

本书据明朝嘉靖二年齐之鸾刻本刊行，原本为明末清初大文人钱谦益点校。正文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

原书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原为清朝词人朱彝尊旧藏。书中有“秀水朱氏潜采堂图书”朱文方印。

〔明〕焦竑澹园藏书楼旧藏。



目 录

唐语林卷一	(7)
德行	(7)
言语	(13)
政事上	(20)
唐语林卷二	(33)
政事下	(33)
文学	(40)
唐语林卷三	(60)
方正	(60)
雅量	(73)
识鉴	(77)
赏誉	(84)
品藻	(88)
规箴	(91)
夙慧	(92)
唐语林卷四	(97)
豪爽	(97)
容止	(104)
自新	(106)
企羨	(107)
伤逝	(114)
栖逸	(116)
贤媛	(119)

名家推介篇

唐语林卷五.....	(122)
补 遗.....	(122)
唐语林卷六.....	(153)
补遗起德宗至文宗.....	(153)
唐语林卷七.....	(181)
补遗起武宗至昭宗.....	(181)
唐语林卷八.....	(205)
补遗无时代.....	(205)



唐语林卷一

德 行

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称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济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间者皆天下俊杰。自馀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与儿孙会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别姓耳。”遣与儿侄连名。

玄宗重午日，赐丞相钟乳。宋璟命子弟将此付医人合炼，对曰：“上之所赐必当珍异，付其家必遭窃换。”璟曰：“持诚示信，尚惧见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尔勿以此待人。”

开元、天宝之间，传家法者：崔沔之家学，崔均之家法。

玄宗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大被，与同起卧。诸王或有疾，上辄转终日不能食。左右开喻进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废矣，何暇更思寝食？”上于东都起五王宅，又于上都创花萼楼，益与诸王会聚。或讲经义，赋诗饮酒，欢笑戏谑，未尝猜忌。

肃宗在东宫为林甫所构，势几危者数矣。鬓发班白，入朝，上见之惻然曰：“汝归院，吾当幸。”及上到宫中，庭宇不洒扫，而乐器屏弃，尘埃积其上。左右使命亦无妓女。上为之动色，顾谓力士曰：“太子居处如此，将军盍使我知乎？”上在禁中不呼力

士名，呼为将军。力士奏曰：“臣尝欲言，太子不许，云无勤上念。”乃诏力士令京兆尹，亟选人间女子顾长洁白五人，将以赐太子。力士趋出庭下，复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阅女子，人间翫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臣伏见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人其家者，宜可备选。”上大悦，使力士诏掖庭，令按籍阅视，得五人以赐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选中，后生代宗皇帝。

肃宗为太子，尝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顾太子，使太子割。肃宗既割，馀污漫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悻。肃宗徐举饼啖之，上大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玄宗西幸，车驾将自延秋门出，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西，上从之。望见千余人持火以俟驾。上驻蹕曰：“何用此？”国忠对曰：“请焚库积，无为盗守。”上敛容曰：“盗至若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与之，无重困吾民也。”命彻火炬，而后行。闻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语曰：“吾君爱人如是，福未艾也。虽太王去邕，何以过于此也。”

玄宗西幸归，入斜谷。天尚早，烟雾甚晦。顿使给事中封偁于野中得新熟酒一壶，跪献于马首数四，上不为之举。偁惧，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满于上前。上曰：“卿以我为疑耶？始吾即位之初，尝饮大醉，损一人，吾悼之，因以为戒。迨今四十余年，未尝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给卿也！”

天宝中，有一书生旅次宋州。时李汧公勉年少贫苦，与此书生同店。而不旬日，书生疾作，遂至不救。临绝，语公曰：“某家住洪州，将于北都求官，于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两，遗公曰：“某之仆使无知有此，足下为我毕死事，馀金奉之。”李公许为办事，及礼毕，置金于墓中，而同葬焉，后数年，公尉开封。书生兄弟资洪州牒来，累路寻生行止。至宋州，知李为主丧事。专诣开封，请金之所在。公请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礼法。谅暗中，召朝士食马齿羹，不设盐酪。皇姨有寡居者，时节入宫，妆饰稍过，上见之极不悦。异日如礼，乃加敬焉。

崔吏部枢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妇耳语，久之，崔氏妇颌之而去。有顷复来。晟曰：“何事？”女对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适，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为人妇，岂有阿家病，不检校汤药，而与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归，身亦续至崔氏家问疾，且拜请教训子不至。晟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勋臣之家，称西平礼法。

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未敢失礼。乃寄钱物百万，并毡车一乘。使者未敢进，乃于宅门伺候。有肩輿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褰褙。问：“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归以告，师古乃止。

杜太保宣简公，大历中，有故人遗黄金百两。后三年，为淮南节度使，其子来投，公取其黄金还之，缄封如故。

检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谈人短。每于侪类中，见人所誉，未曾应对，候其言毕，徐为辩曰：“此皆众人妄传，其实不尔。”更说其人美事。曾于广坐，被人酗骂，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与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时江淮米贵，职田每年得粳米直数千贯。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职田。利欲以让前人，发州，所在故为淹泊，过限数日，然后到州，士子称焉。

兵部李约员外尝江行，与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见，以二女托之，皆绝色也。又与一珠，约悉唯唯。及商胡死，财宝钜万，约悉籍其数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殓商，约自以夜光喻之，人莫知也。后死商胡有亲属来理资财，约请官，可发掘检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类也。

仆射柳元公家行为士大夫仪表。居大官，奉继亲薛夫人之孝，凡事不异布衣时。薛夫人左右仆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严重，居外，下辈常惕惧。在薛夫人之侧，未尝以严颜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内外，当世无比。宗族穷苦无告，因公而存立者甚众。在方镇，子弟有事他适，所经境内，人不知之。族子应规为水部员外郎，求公为市宅，公不与。潜语所亲曰：“柳应规以儒素进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为善也。”及水部没，公抚视孤幼，恩意加厚；特为置居处，诸子皆与身名。族孙立疾病，以儿女托。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虽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阅视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继外族薛氏。前后与舅能、从同时领方镇、居省闕，又与薛氏舅苹同时为观察使，妻父韩仆射同时居大僚。未尝敢以爵位自高，减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后，大僚睦亲旧者，前辈有司徒郑公，中间有杨詹事凭、柳元公，其后李相国武都公宗闵。

裴尚书武，奉寡嫂、抚甥侄，为中表所称。尚书卒后，工部夫人崔氏，话其仁，辄流涕。工部名佖，有清德，武之长兄也。兄弟皆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从居显列者，不可胜书。泰章后亦为尚书。

沈吏部传师，性和易，不从流俗，不矜亢。观察三郡，去镇无馀蓄。京城居处隘陋，不加一椽。所辟宾僚，无非名士。身没之后，家至贫苦。二子继业，并致时名，又以报施不妄。其父礼部员外郎既济，撰建中实录，见称于时。公亦为史官，及出领湖南、江西，奉诏在镇修宪宗实录，当时荣之。刘敦儒事亲，以孝闻。亲心绪不理，每鞭之见血，则一日悦畅。敦儒常敛衣受杖，曾不变容。宪宗朝，旌表门闾。又赵郡李公道枢，先夫人卢氏性严，事亦类此。道枢名声已闻，又在班列，宾至门，往往值其受杖。



荜阳郑还古，俊才嗜学，性孝友。初家青、齐间，值李师道叛命，扶老亲归洛，与其弟自异肩舆。晨暮奔迫，两肩皆疮。妻柳氏，仆射元公之女，有妇道。弟齐古，好博戏赌钱。还古帑中恣其所用，齐古得之辄尽。还古每出行，必封管龠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悦博，勿使别取债息，为恶人所陷也。”弟感其言，为之稍节。有堂弟善鬻粟，投许昌军为健儿。还古使使召之，自与洗沐，同榻而寝。因致书方镇，求补他职。竟以刚躁喜持论，不容于时。

路相随幼孤。其母问：“汝识汝父否？”曰：“不识。”曰：“正如汝面。”随号绝久之，终身不照镜。李卫公慕其淳笃，结为亲家，以女适路氏。

孙侍郎穀在翰林，父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穀因春时游宴欢，忽念温清，进状乞省观。其词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乱矣，何以事君？”自内廷径出。时皆称之。至华阴，拜河南尹。

宣宗天资友爱，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于十六宅，数临幸，诸王无少长，悉预坐。乐陈百戏，抵暮而罢。诸王或有疾，斥去戏乐，即其卧内，躬自抚之，忧形于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谒太庙。至宪宗室，捧卺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观者，莫能仰视。

宣宗尝出内府钱帛，建报圣寺。大为堂殿，金碧圻墁之丽，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宪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复道至寺，凡进荐于介福者，虽其微细，必手自题缄。

万寿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时，主尤鍾爱。及下嫁武德，禁中旧仪，车舆有白金为饰者。及呈进，上曰：“我方以俭化天下，宜从近戚始。”乃命以铜制。主既行，每进见，上常海曰：“无轻待夫，无干预时事。”又隆御托割勛励，其末曰：“苟违吾

戒，当有太平、安乐之祸。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间，戚属缩然，如山东衣冠之法。宣宗时，前进士于琮选尚永福公主，连拜秘书，擢校书郎，右拾遗，赐绯，左补阙，赐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审圣旨，上曰：“此女子朕近与会食。对朕辄折匕箸，性情如此，恐不可为士大夫妻。”寻改琮尚广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缙麻亲三世同爨。贞元已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为宰相，五为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鄆，外壺尚书郎郾，廷尉郾，执金吾郾，左仆射平章事郾。〔原注〕鄆及郾，五知贡举，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尝叹曰：“崔郾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郾尝构小宅于别寝，御书赐额曰：德星堂。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公伸在座，忽酌一杯，言曰：“座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名重于时者饮此。”众无敢举，李孝公景让起引饮之，蒋以为然。

李尚书蟪性仁爱，厚于中外亲戚，时推为首。尝为一簿，遍记内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县，置于左右。历官南曹牧守，及选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阅籍以嘱之。

东川韦有翼尚书，自判盐铁镇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饮酒，不务欢笑，为家讳平故也。

王咸少监，旧族之后。少入仕，遭丧，服除，数年不饮食酒肉。后因会聚，人劝勉之。咸捧肉欲啖，泪下盈盘，竟不食而离席，一坐为懵懵。后有人传于独孤公者，慕其独行，遂聘其女。

崔枢应进士，客居汴半岁，与海贾同止。其人得疾既笃，谓崔曰：“荷君见顾，不以外夷见忽。今疾势不起，番人重土瘠，脱歿，君能终始之否？”崔许之。曰：“某有一珠价万缗，得之能蹈火赴水，实至宝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进士，巡州邑以自给，奈何忽蓄异宝？”伺无人，置于枢中，瘞于阡陌。后一年，崔游丐亳州，闻番人有自南来寻故夫，并勘珠所在，陈



于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于毫来追捕，崔曰：“悦窳窳不为盗所发，珠必无他。”遂剖棺得其珠。沛帅王彦谟奇其节，欲命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环玮，仁孝出于天性。郑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礼。公卿奉慰，无不感泣。

沈颜游锺陵，自章江入剑池。过临川，时天旱，水将涸。阻风，泊小渚。获败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抚州刺史颜鲁公之文，即临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载鲁公之德业。

李英公为仆射，其姊病，必亲为粥，火燃，辄焚及其髭。姊曰：“仆妾甚多，何为自苦若是？”绩曰：“岂为无人耶？顾姊年与绩皆老，欲久为姊粥，复可得乎？”

皇甫文备，武后时酷吏。与徐大理有功论狱，诬徐党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无何，文备为人所告，有功讯之在宽。或曰：“彼曩将陷公于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尔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谏敬则，代著孝义，自宇文周至唐，并令旌表，门标六阙。

元鲁山自乳兄子，两乳湮流，能食，其乳方止。

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者。裴均之子求铭于韦相，许缣万匹。贯之曰：“宁饿不苟。”

言 语

杜司徒常言：“处世无立敌。”

范仆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损嗜欲，未有不贵达者。”

陈子云：“代宗时，有术士曰唐若山，辑芝术，咽气道引，

寿不逾八十。郭尚父立勋业，出入将相，穷奢极侈，寿邻九十。”

兴元中，有僧曰法钦，以其道高，居径山。时人谓之径山长者。房孺复之为杭州也，方欲决重狱，因诣钦，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狱成，于至人活之与杀之孰是？”钦曰：“活之则慈悲，杀之则解脱。”

陈子曰：“卫公之战伐，无兵也。杜员外咏歌，无诗也。张长史草圣，无书也。”

太宗止一树下，颇嘉之。宇文士及从而颂美之，不容于口。帝正色曰：“魏征常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头谢曰：“南衙群官，面折廷争，陛下常不能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亦何聊乎？”意复解。

14 武卫将军秦叔宝，晚年常多疾病。每谓人曰：“吾少长戎马，经百馀战。计前後出血，不啻数斛，何能无疾乎？”

太宗将致樱桃于酈公，〔原注〕隋後封为酈公。称奉则似尊，言赐又似卑。乃问之虞监，监曰：“昔梁帝遗齐巴陵王，称餉。”遂从之。

太宗之征辽也。作飞梯，临其城。有应募为梯首者，城矢射如雨，竟为先登。英公指谓中书舍人许敬宗曰：“此人岂不大健。”敬宗曰：“健即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闻，特罢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造蓬莱宫，诸庭院列树白杨。将军契必何力，铁勒之渠率也，于宫中纵观。孝仁指白杨曰：“此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荫影。”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人诗云：“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此是冢墓木，非宫室所宜种。孝仁遂令拔去，更种梧桐。

昆明池者，汉武帝所置。蒲鱼之利，京师赖之。中宗朝，安乐公主请之。帝曰：“前代以来，不以与人，此则不可。”主不悦，因役人徒别凿，号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观，令公卿赋



诗。李黄门日知诗曰：“但愿暂思居者逸，无使时传作者劳。”及睿宗即位，谓之曰：“当时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寻迁侍中。

魏征陈古今理体，言太平可致。太宗纳其言，封德彝难之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征书生，若信其虚论，必乱国家。”征语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虽与蚩尤战，既胜之后，便致太平。四夷乱德，颡项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德，汤放之；纣无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返朴素，至今应为鬼魅，宁可得而教化耶？”德彝无以难之。征薨，太宗御制碑文并御书。后为人所谗，敕令踏之。及征辽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驰驿以少牢祭之，复立碑焉。

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为乐，常每励心苦节，卑宫菲食者，正为苍生尔。我为人主，兼行将相事，岂不是夺公等名，昔汉高得萧、曹、韩、彭，天下宁宴；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吕，四海乂安。此事朕并兼用之。”给事中张行成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腾。陛下拨乱反正，拯生人于涂炭，何禹、汤所能拟？陛下圣德含光，规模宏远，虽文、武之烈，实无以加。何用临朝对众，与之较量。将谓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复以万乘至尊，与臣下争功。臣备员近枢，非敢知献替事，辄陈狂直，伏待殄醢。”太宗深纳之，俄迁侍中。

高宗朝，晋州地震，雄雄有声，经旬不止。高宗以问张行成。行成对曰：“陛下本封于晋，今晋州地震，不有征应，岂使然哉！夫地阴也，宜安静，而乃屡动。自古祸生宫掖，衅起宗亲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诸王、公主谒见频烦，乘间伺隙；复恐女谒用事，臣下阴谋。陛下宜深思虑，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